

(秦 腔)

殺狗勸妻

西安易俗社宋尚華演出本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杀狗劝妻

人 物 曹 庄 （小生。樵夫扮）
焦氏 （曹庄之妻。泼辣旦扮）
曹 母 （曹庄之母。老旦扮）

曹 母 （苦音慢板上）

我可恼焦氏太不良，

不该动手打老娘。

我这里开柴门将儿来望，

（开门，上下场，搜门，白）曹
庄，怎么还不见我儿回来！（叫
原板）

不见我儿在哪厢。

忍不住伤心泪直往下淌，

等一等我儿小曹庄。（留板）

曹 庄 （内唱二倒板）

人生在尘世上何物为重，
（担柴担，花梆子出场）
父母的劬劳恩价值连城。
葬了父埋了母黄金入柜，
不葬父不埋母天理何容。
自幼儿在楚国曾把君奉，
官封我下大夫职也非轻。
皆因为高堂母时常多病，
常言道行了孝难以尽忠。
因此上辞官职将娘侍奉，
到今日把曹庄流落山中。
哎呀！天色不早，诚恐母亲看望
与我，我还要赶路，我还要赶路
呀！（走花梆子，圆场，看母）
（摇板）

猛抬头见母亲门首站定，

我这里卸柴担问娘安宁。

那是母亲，老娘！（笑介）哈哈
哈！母亲醒得，母亲醒得！（曹
母向外看）儿在这里！

曹 母 原是我儿曹庄回来了。

曹 庄 儿回来了。这般时候，母亲站在
门首，想必望儿来了？

曹 母 娘可不是望我儿来了。

曹 庄 （起风）母亲，你看这檐前风
大，待儿搀娘去到草堂。

曹 母 我儿搀娘来。（曹庄搀母伤
处，母痛介，白）哎呀！我儿你
放轻些，你手重着是怎得呀！

曹 庄 孩儿我晓得了。（进草堂，母落
坐）噢母亲，待儿卸了柴担。

曹 母 好，我儿卸了柴担。

曹 庄 儿遵母命。（出门，提柴担下，

复上) 母亲在上，不孝儿曹庄，
与母亲叩头。

曹 母 回来了就是了，哪来这些礼性，
我儿一旁坐了。

曹 庄 孩儿告坐。请问母亲，这 般 时
候，用过膳了无有？

曹 母 噢，你问娘吃饭了没有。娘我吃
了，娘我一顿就吃的饱饱的了！

(哭)

曹 庄 听母亲之言，想必还未用饭，待
儿唤来！……(欲出门)

曹 母 慢着！你唤来哪个？

曹 庄 唤来我妻焦氏，好与母亲造
饭。

曹 母 哎！不提你妻焦氏还则罢了，若
提你妻焦氏，叫娘我可恼，可
恨！

曹 庄 噢，母亲！你恨她着为何？

曹 母 你那脾性不好，娘我不与你说。
娘再与你说了，你一定和你妻打
打闹闹，叫外人知晓，还说娘我
老了老了，还戳的是是非非
的。娘我不与你说，不与你说！

（哭）

曹 庄 （笑）噢母亲，儿从前脾性不
好，如今……被这柴担吗！将
儿的脾性磨去了大半。

曹 母 怎么说，我儿不生气？

曹 庄 儿不生气。

曹 母 不生气了，你坐了，待为娘与你讲
来。

曹 庄 母亲上边谢坐。（作揖）

曹 母 坐了些。（曹庄回原坐）自从我
儿奔上深山打柴，日色过午尚未
回家。为娘腹中饥饿，唤来焦
氏，叫她与娘烙些软饼，让娘吃

了好来充饥。谁知她去了半天，拿来七八天的干馍，为娘怎能咬它得下。为娘不用，她就该放下，你说她大胆做了什么了？

曹 庄 她做了什么了？

曹 母 她喂了犬了。

曹 庄 是她？！（插榼子向后台指）

曹 母 嗯，那你就不生气！娘我不说了，娘我不说了。（哭）

曹 庄 （笑）噢母亲，儿讲话中间喘声高了，儿并不曾生气。

曹 母 怎么说我儿不生气？

曹 庄 儿不生气。

曹 母 不生气了好。坐了，待为娘与你讲。

曹 庄 母亲上边谢坐。（施礼）

曹 母 坐了些，哪来这些穷礼性来。为娘言道喂了犬了喂了犬了罢！

叫她二次下厨房与娘造些面条，
叫娘汤汤水水的吃了好来充饥。
她去了，去了半天，端来半碗光
汤，为娘我没吃上，喝的光汤涮
肠子不成！为娘不用，她就该放
下厨房，等我儿回来充饥解渴，
你说她大胆又做了什么？

曹 庄 她又做了什么？

曹 母 儿呀！她大胆地全喂了犬了！

曹 庄 是她！（生气地）

曹 母 嗯。那你就别生气，娘我不与你
说了，娘我不与你说了！

曹 庄 哈哈……啊，母亲！儿讲话中
间，又喘声高了，我并 不 曾 生
气。

曹 母 怎么我儿讲话 中 间，又喘声 高
了，我儿并不曾生气。不生气了
好！坐了，待为娘与你讲来。

曹 庄 母亲上边谢坐。（施礼）

曹 母 哎，坐了，坐了！为娘对你妻言道，你今天抛洒米面，犯了娘的大法，娘命她跪在草堂，待为娘手执拐杖，轻重打她几下，一来与为娘出气，二来好为她消灾免罪。为娘一下也未曾将她打上，儿呀，你来看，她将娘拧了一身的青伤。（哭）

曹 庄 待儿看过。（看介）哎呀母亲！我妻焦氏不贤，快快将儿科上罪来！（跪倒）

曹 母 你妻焦氏不贤，怪着我儿却是怎得！曹庄，我儿你站起来！

曹 庄 母亲恩宽。（站起）噢母亲，待儿搀娘一奔上房，儿亲自下厨房与娘造膳。

曹 母 怎么说我儿亲自下厨房与娘造

饑？

曹 庄 正是。

曹 母 好。摻娘來，我兒親自與我造饑呀！

曹 庄 母親扎掙些。

曹 母 我今天這話恐怕說下亂子了，我不放心，還要叮咛。（欲下又回轉）曹庄，為娘今天給你講的那話，你千萬莫要和你妻爭吵，你若和你妻爭吵，兒呀，你來看！

曹 庄 母親，看什麼呢？

曹 母 窮漢家娶個媳婦可難的多着哩！

曹 庄 孩兒曉得。

曹 母 寧要記下。我不放心，還要叮咛，還要叮咛。（欲下又回）為娘方才給你說的那話，你千萬莫要和你妻爭吵，兒呀，你來看！

曹 庄 母親，看什麼？

曹 母 人家可是有娘家的人呀！

曹 庄 她有娘家没有娘家，敢把你儿怎么样呀？！

曹 母 人家娘家人多，为娘守了我娃是个独苗！（哭）

曹 庄 孩儿记下了。

曹 母 宁死记下。把我老婆子不死，把我娃害到几时呀！（哭，下。）

曹 庄 好一焦氏，这就不是，俺曹庄不在家中，竟敢动手打我母亲！只说这口恶气如何咽他得下！有了，不免将她唤进前来，好言相劝，如其不然……便是一顿拳打。嗯，呔！焦氏走来。

焦 氏 （一手拿葱，一手拿饼，边吃边上）你叫怎么说起，今天打了那个老害伙，把我打的肚子也给饿了，拿了个馍正吃呢，不知道谁

可叫呢！是了，是了！我想，叫我的不是隔壁她二婶，便是对门子他大妈。不是借米呀！便是借面呀！不是借针呀，便是借线呀！待我去看。（进门看介）哎呀！（忙摔掉手中的葱和饼）我当是谁，原是我那曹郎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，我连个气气都不知道！

曹 庄 焦氏！

焦 氏 来了，来了！（进门）那是曹郎，哎哟，哎哟！（轻狂地笑着迎上去）曹郎，你刚回来，看你身上这土，脸上的水，待为妻与你打土擦水……

曹 庄 拿老诚些。

焦 氏 哎哟哟也，哎哟哟个哎哟哟！人家见你才从远路上回来，好好上前给你打土擦水，你却说拿老诚

些，拿老诚些就拿老诚些，你是个十七的，我是个十八的，谁还离不了你个当家的。（在曹庄额上狠指一下）

曹 庄 哼！

焦 氏 （学介）哼！我是个骨头，你把我啃上两口，没见过个啥哟，
（搬椅放台角）我这个人平时不会老诚，今天给你拿个老诚的样子，叫你先看一下。

曹 庄 焦氏！

焦 氏 嫌焦了你耍吃。

曹 庄 你向我处来呀！

焦 氏 啥？！向你处来，青天白昼的叫人坐在你的跟前，不知道有多么亲热的哟！

曹 庄 我有话讲呀。

焦 氏 你有话尽管讲你的话，咱家没隔

山，也没隔岭，我也是听他得见。

曹 庄 你今天哪来这些狂话？

焦 氏 什么黄瓜！而今黄瓜已经下架了，我给你留了半截儿 奄奄茄子，请吃！（曹庄急离坐，欲打，又忍，将拳收回）

曹 庄 坐得远了。

焦 氏 啥！坐得远了！坐得远了，往近里搁呢么。哎呀，这可把啥咋咧些，你先看怕怕不怕怕些。（将椅子挪近曹庄）坐在这里。

曹 庄 太近了。

焦 氏 哎呀！坐得远了你嫌远，坐得近了嫌近，到底坐在哪里才对呢？

曹 庄 坐在那边厢！

焦 氏 好好好，我就坐在那边厢。瞧，

我的那个人，你看这里呢？

曹 庄 嗯。倒也可通。

焦 氏 嗯！倒也可通。我今天就是这个
三挪两挪，我就挪……

曹 庄 嗯！

焦 氏 搁椅子，我没说啥。曹郎，你才
回来？

曹 庄 才回来，别言我也不问，你先说
咱娘……

焦 氏 （急忙掩饰）待为妻与你打茶
去。

曹 庄 回来！你干什么去？

焦 氏 我给你打茶去。

曹 庄 我不用。

焦 氏 大概在冒水泉凉水给喝的多了。

曹 庄 我且问你，这般时候咱娘……

焦 氏 待为妻与你端饭去。

曹 庄 你干什么去？

焦 氏 我给你端饭去。

曹 庄 我不用。

焦 氏 难道你都不饿吗？

曹 庄 不饿。

焦 氏 大概在山上把洋芋疙瘩子给吃饱了。

曹 庄 别言我却不问，这般时候，咱娘用过饭了没有？

焦 氏 住了吧！（站起介）讲话是讲话，休要提咱娘，休要提咱娘。

曹 庄 （站起介）咱娘怎么样，咱娘怎么样？

焦 氏 咱娘吃的饱饱的，穿的暖暖的，不咋一吓吓。人才与你说呀么，看你就可生气了。（二人归坐介）曹郎呀，曹郎！自从你奔上深山打柴，日色过午，未曾还家，咱娘言说她腹中饥饿，为妻

端来这也不用，那也不用，讲话中间，将你妻就是这样……（假哭介）一顿好打也！

曹 庄 怎么说咱娘还打你来？

焦 氏 咱娘她打打打我来了。

曹 庄 噢！来么，来么，你教怎说，我娘还能打她来！（发现焦氏假哭）你倒罢哟！（移椅另坐一旁）

焦 氏 （假哭，挪椅子挨曹庄落坐。走去又不敢前去，跺足，轻放椅，慢慢坐下，连叫三声曹郎！三次二人先后挪椅。起花梆子，二人齐移椅向左，焦氏轻捶曹肩膀。叫慢板，在过门中离坐位，连三狼指，转身，举手欲打曹，被曹发觉，以轻调的动作给曹整发，曹推之）哎，我的曹郎夫呀！